

破

晓

Priest  
作品

# 大英雄时代

磨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大英雄时代

· 破晓 ·

(下)

Priest

作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英雄时代：全2册 / Priest著. — 北京：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2019.1（2019.3重印）  
ISBN 978-7-5596-2177-1

I. ①大… II. ①P…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5425号

大英雄时代：全2册  
作 者：Priest  
选题策划：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牛炜征  
封面设计：46设计  
版式设计：蘑菇小姐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嘉业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502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20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596-2177-1  
定价：75.00元（全2册）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 目录

## 第三卷：未央

- 第二十二章 全面陷落  
[PAGE] 002
- 第二十三章 晨曦号  
[PAGE] 016
- 第二十四章 黑暗深处的兄弟  
[PAGE] 037
- 第二十五章 最后的特种兵  
[PAGE] 048
- 第二十六章 星星之火  
[PAGE] 074
- 第二十七章 初出茅庐  
[PAGE] 100

## 第四卷：黎明

- 第二十八章 绝地救援  
[PAGE] 119
- 第二十九章 暗生情愫  
[PAGE] 145
- 第三十章 启明星  
[PAGE] 164
- 第三十一章 南园  
[PAGE] 177
- 第三十二章 永不停息的征程  
[PAGE] 188
- 第三十三章 狭路相逢  
[PAGE] 198
- 第三十四章 一念生死  
[PAGE] 209

# 破晓

- 第三十五章 父亲  
[PAGE] 241
- 第三十六章 自由  
[PAGE] 256
- 第三十七章 最终之战  
[PAGE] 274
- 尾声  
[PAGE] 295
- 番外 一战后纪念日  
[PAGE] 302
- 番外 二 前太空军总司令的机器人梦工厂  
[PAGE] 310

第  
二  
卷

未  
央



## 第二十二章

### 全面陷落

主舰上打出了高分子防御外壳。

这是只在国庆阅兵的时候才会支起来的防御外壳，当初的设计师为了好看，在主舰的防御外壳上画了国旗的图案，并附有空间专用的荧光功能。大概设计师也没想到，有一天，总指挥中心所在的主舰也会支起防御外壳，穿梭在凶恶的敌人中间。

而现在，它就像一面无边暗夜中升起的国旗。

杨宁定定地站在那里，似乎想要从屏幕上越来越密集的雪花中分辨出总指挥中心的最后一点剪影。那一刻年轻的指挥官神色茫然，近乎失魂落魄。

“看什么看！还不进安全栓！”耶西怒喝一声，重重地在傅落后背上推了一下，“把他塞进去。”

借傅落个胆子，她也不敢跟上司动手。踟蹰了一下，她走上去轻轻地提示了一声：“大校。”

杨宁的脖子就像个生锈的轴承，慢半拍侧过头来，定定地看着傅落，黝黑的瞳孔中只倒映了她一个人的影子。

傅落：“曲率驱动器已经启动，准备加速了，恐怕会发生跃迁，

所以……”

“她不害怕吗？不会恐惧吗？”杨宁心里想着，目光从傅落那张年轻稚嫩到几乎看不见毛孔的脸上扫过，忽然伸手搭在傅落的肩上，仿佛想从那比男人单薄了一圈的肩膀上寻找一点慰藉。

然后他闭了闭眼睛，转身走进了安全栓：“走吧。”

主舰并没有关闭那无比显眼的荧光系统，仿佛宣告着什么一样大刺刺地开着，就像一只鲜红的靶子，吸引了大量的星际海盗围堵过去，包围圈中逐渐出现缝隙。随后，主舰扑火般卷入了敌军深处，抢得了至关重要的几分钟，让最后的精锐作战部队——分为两路的二部与三部得以同时启动曲率驱动器。

跃迁成功了，笔直的时间坐标发生了偏离。

舰队承载着人类的希望，消失于茫茫宇宙。

依稀只剩下了那一面孤独而无人护卫的“国旗”，渐渐淹没在无止无休的炮火之下，像一轮沉入海底的红日。

时间倒回到三月底——

在罗伯特先生的茶话会之后，叶文林以赵佑轩的口吻写了一封报告，连夜打回总部。总指挥中心对此非常重视，召开了秘密会议，会议结果在当时并没有通报。但是第二天，中国堡垒就以舰艇维护的名义，升级了战舰的曲率驱动系统。

升级的系统甚至没有来得及通过试验。

傅落觉得自己被挤压成了一条缝。时空跃迁的一瞬间，安全栓打开，最大限度地保护其中脆弱的人体。周身除却微微耳鸣外，几乎是不痛不痒的，她却莫名地有种濒死的错觉。

“大概是心理作用吧。”傅落想。

扭曲的时间仿佛无限长，又仿佛无限短，傅落眼前一片跳跃的光影，令她无端想起自己拿到军校通知书时的雀跃；想起第一次换上

梦寐以求的制服，在阳光与国旗下宣誓的情景；想起集体观看纪录片时，她第一次在视频里看见太空堡垒、看见特种部队尖刀时突如其来的激动……

想起她无数次地在地面仰望星河的情景。

她眼前突然一片模糊——后知后觉地悲从中来。

这时，一个人来到她身后，傅落回过神来，慌忙低下头抹掉眼泪，以为自己会遭到训斥，可是并没有。她听见杨宁极轻极轻地叹了口气，而后在她耳边轻轻地说：“记着，到了这个地步，士兵是没有资格哭的。”

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不悲，不怒，不怨愤，也不失措。傅落不知道他的胸膛之下长的是一副什么样的心肠。然而她终于从那一声近乎劝慰的轻声细语中，承认了杨宁是一个强大得让她无法超越的人，至少在现阶段。

地球上，人类经历过的任何一个平淡的早出晚归，都会是未来的历史。然而历史与历史又不一样，有些人是那样幸运，终其一生，也听不见历史残酷的车轮声。

中国北京，东八区，夜里九点。

暗无天日的地下城。

半年的抢修与重建，首都的地下城已经恢复了基本生活需求。

而海淀三区距离市中心较近，地下城居住环境优美，受那一次电磁攻击的影响也并不像城郊一些地方那么大，除了最开始进出交通不大方便之外，这里的人们幸运地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此时，甚至还有一家超市和一家地下KTV正在营业。

一个把头发烫得像鸡毛掸子一样的少年穿着KTV服务员的马甲从里面走出来，对老远跟他打招呼的前台接待小妹视而不见，带着满身惨绿少年的中二气，没轻没重地拍了一下迎宾小弟的肩膀：“我有



点事，先走了。”

说完，他把马甲扒下来，随手扔给对方，桀骜不驯地扒拉了一下满头“鸡毛”，头也不回地转身走了。门口一个小太妹正蹲在地上抽烟，见他来了，抬腿跨上可悬空的摩托车，对少年撇了撇戴满了唇环的嘴：“上来。”

少年正是半年前离家出走的汪亚城。

他并不是因为放走了姐姐，怕没法和父亲交代而离家的。当时汪亚城看着傅落那头也不回的模样，莫名地心头一跳，仿佛跳出了一大片不安分的野草，扎得他一刻也待不下去，草草地收拾了一些东西就走了。钱当然是没带够的，但他也不像汪仪正预料的那样花完就回家。

这小崽子平时没事就斗鸡走狗，多少有几个狐朋狗友。

汪亚城从家里跑出来，就十分不像话地住进了他名义上的小女朋友家里，汪亚城找的小女朋友名叫吴琼，就是抽烟等他的那个小太妹。

吴琼和他一般大，也是个毛还没长全的青少年，在这些败家熊孩子中却已经十分有威信，俨然成了一方的“大姐大”，和汪亚城这种公子哥儿，是过家家一样的“男女朋友”关系。

两人本来就是闹着玩的面子活儿，一开始谁也没把谁当回事，直到汪亚城钱花完了，实在没有办法，才住进了吴琼家。吴琼在海淀三区的地下城里拥有一个小小的两室一厅，是她工薪阶层的父母留下来的遗产，家里还有个七岁的弟弟叫吴晓伟。她辍学在家，平时以打零工为生，兼职做一间酒吧里的驻唱，养活着自己和弟弟，是一个很有天分的女混混。

汪亚城平时就和吴晓伟挤在一张床上，晚上到KTV当服务员，赚点零用钱度日，这样的日子依然是无聊，但他一点也不想回家。这个带有中二病的少年认为，自己还没有找到“和这个世界握手言和的途径”。

这天晚上，他们打算一起去一所高中堵几个学生收点保护费，小太妹吴琼开着她改装过的破摩托车，一路顺着地下城的羊肠路踏上了地面。

汪亚城拎着他买来的二手手机，边灌风边嚷嚷道：“我们已经到半路上了，马上就到，吴琼的车速你们还……喂？喂？”

吴琼：“怎么了？”

“妈的。”汪亚城晃了晃他的二手设备，“突然没信号了。”

吴琼没来得及答话，她感觉到了什么，猛地刹了车，高速低空飞行的摩托车拐了一个大大的弯，落在地上，“吱呀”一声。

汪亚城险些被甩出去，不满地说：“你作死啊？”

吴琼：“地震了，二缺，这么明显都感觉不到吗？”

脚下的震颤让汪亚城愣了一下，他脸色苍白地从摩托车上下来，呆呆地在原地站了片刻：“不对……”

上一次地球遇袭时，汪仪正曾经跟他说过，地震是晃动，而这样绵延不休的颤动，是地球防护罩遭到了破坏的结果。

可是防护罩不是已经补全了吗？

不是有万千精英、无数枚导弹在大气层之外守卫吗？

少年涂了一层劣质粉的脸上露出真正的惨白，他抬起头，直勾勾地盯着天空。

“什么声音……”吴琼喃喃地说。

夜空中传来细碎的、仿佛蜂鸣一样的“嗡嗡”声，频率在一条水平线上，却越来越响，就像一种音量逐渐放大的白噪音，周遭的其他声音都仿佛隔了一层什么，片刻后，路灯“啪”的一下，灭了。

汪亚城回过神来，猛地推了她一把：“去找你弟弟！”

吴琼一呆：“但是四哥说让我们去三中门口……”

“去他四哥！”汪亚城扭头就跑。

吴琼叫他：“等等，你去哪儿？”

汪亚城已经顾不上回答了，他没命地大步往地上轻轨线跑去。

可是前方等待他的，是全城瘫痪的交通系统。吊在半空的轻轨上一串信号灯全部死气沉沉地灭着，无数人拥堵在站台上，喊声、责问声、小孩子的哭声……此起彼伏。

汪亚城伸手撑住膝盖，大口地喘着气，这时，他脸颊上忽然一凉，下意识地伸手一抹：“下雨……了？”

雨水中带着某种特殊的气味，落下来的雨滴越来越大，把汪亚城一头色彩纷呈的“鸡毛”浇得像一坨塑料布罩在头上，他伸手抹了一把脸，浓重的黑眼线花得满脸都是，配上苍白的脸，更像个小鬼了。

他在雨帘中勉强睁开眼睛，呸了一口，忽然横冲直撞地挤出人群，沿着大马路，在大雨中撒丫子奔跑起来。

大雨下了半个多小时才停下，汪亚城已经变成了一个泥猴。

他实在跑不动了，靠在一边的建筑物上休息了片刻，就在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刺耳的尖叫，有人惊慌地撞开了他，慌不择路地跑进他身后的大楼里。

少年目瞪口呆地抬起头，只见一颗形状诡异的弹头由小变大，带着尖锐的鸣声和让眼睛刺痛的火光，横冲而下，落在距离他不远的广场上。汪亚城本能地蹲下来，把自己缩成了一小团，整个人被那巨大的冲击波拍在墙上，卷了满身的尘埃，轰鸣声让他瞬间失聪。不知过了多久，他才茫然地抬起头来，只见距离他不到半条街的地方有一只女人的胳膊，血肉横飞地落在那里，其他部分早已经不知哪儿去了。

汪亚城倒抽了一口凉气，慌忙缩回手脚，全身不受控制地哆嗦了起来。

就在这时，他听见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声尖叫：“看天上！”

天上比夜幕更黑、更沉。

大片的阴影打下来，因为距离遥远，只能看见遮天蔽日的黑影中，一点点微弱而冰冷的光圈正悬浮在那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登

陆地球。

不……不可能的吧！

那一刻汪亚城突然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伸手一撑地面，爬了起来，胆大包天地冲到辅路上，捡起一辆不知谁丢在那里的摩托车，一脚跨上去，把油加到满，直奔中国空间科学院而去。

他爸还在那里！

那是他唯一的亲人……

网络全断，汪亚城没法打开导航，只能循着记忆拼命往科学院的方向赶。他不敢想，如果真的是外星人登陆地球，如果他们真的输了……作为军方文职的汪仪正会是什么下场？

还有……傅落。

傅落还活着吗？

从未有过的脆弱与无力感袭击了他，汪亚城低下头，迎着猎猎的风，伸手抹了一把眼泪。突然，他猛地刹车，浮在空中的摩托车骤然落地，直接把他从车上掀了下来，并重重地压住了他的腿。汪亚城似乎没有感觉到疼，他狼狈地半趴在地上，满面尘埃，拼命探出头去，在冲天的火光中，他眼睁睁地看见中国空间科学院被炸得灰飞烟灭。

“爸爸……”他目光慌张得近乎散乱，张开嘴，却失了声，徒劳地伸出手去，仿佛企图抓住什么。

爸爸！

爸爸！

爸……

汪亚城痉挛一般倒抽了一口气，所有的话都卡在嗓子里，一时间只能发出“咯咯”的响动。

“啊……”不知过了多久，他才重新发出已嘶哑的声音，质问着天上听不见的人，“你们都在干什么呀！啊？你们都在干什么呀！”

他在烈火中号啕大哭起来。

与此同时，流落在茫茫宇宙中的二部残兵——

“请检查舰队内部通信是否保持畅通。”这是一次跃迁结束后，曲率驱动器冷却的时间，杨宁说的第一句话。

没有说明，没有总结，甚至没有只言片语的鼓舞或缅怀。

傅落觉得心像是被一只巨手掏空了，双脚失重般着不了地，方才的国旗与可能沦陷的地球全都充斥在她心里，几乎快要把她小小的胸口撑炸了。她站在这里，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无助极了，身上偏偏背了全人类的命运这样沉重的担子，压得她喘不上气来。

不过很快，她听见杨宁下了第二条命令：“保持阵形，各舰上报型号与伤亡情况。”

男人清晰而有力的声音逐渐与周遭机械的噪音剥离开来，唤回了傅落飘远的神志，她僵立在他身后，像看着救命稻草一样看着他。这时，傅落忍不住想，杨将军，杨将军在主舰上！

可是杨宁……他为什么还能站在这里镇定地发号施令呢？

下一刻，傅落心里又回过味来：对了，因为这里只有杨宁了。

联军不在了，堡垒不在了，这里只剩下孤单的二部，而二部最后的主心骨，也只剩下总参处这么一根。

杨宁不慌不忙地下了第三条命令：“全军开启隐藏模式，请总参处确认我军所在的星际坐标，两翼展开最高级别监控。”

随着他坚定的命令，蓦地，一个声音在傅落脑海中响起：“我是……我是总参处的……”

“大校！”

太空二部主力巨舰“长江号”指挥官是第一个与总参处连接上的，长江号总指挥是个中年人，眼眶通红地看着杨宁：“大校，将军他们是不是……”

杨宁面无表情地打断他：“需要我再重复一遍方才的命令吗？”

“报告首长，长江号……长江号内部通信基本正常，共有S级巨

舰一架，随从舰A级大型舰六架，B极中型舰十八架，小型战舰与侦缉舰共……”

长江号的指挥官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了。

此时，整个舰队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连内部通信系统的延迟与干扰都十分严重，即使这样，那声音与图像难以匹配的视频通信中，还是能让人看出长江号主舰上一片愁云惨淡。

“长江号随从舰中小型战舰与侦缉舰共七十架。”杨宁缓缓地开口接下他的话音，“这个不用说了，我知道——汇报伤亡情况吧。”

长江号的指挥官几乎难以成声。渐渐地，他的悲意如同传染的病毒，透过冰冷的屏幕，传到了整个舰队的指挥舰总参处，一阵让人窒息的沉默扩散开。

杨宁静默地看着他，忽然叹了口气：“我想请教诸位一个问题，当一个人陷入到最艰难、最危险的境地时，他应该怎么做？”

回答他的，是长久的寂静。

然而这个问题却像是一堆火焰，顷刻间烧化了傅落心中的藩篱，她蓦地心有所悟，脱口说：“他应该继续走。”

当前路迷雾重重、危机遍布，当来路已经坍塌、再难回头，一个人除了继续走，还能怎么办？

蹲下来求神拜佛，抑或大哭一场吗？

弃我去者，乱我心者……

而往者已不谏，来者却犹可追。

杨宁有点意外，侧过头，深深地看了她一眼，和身边年轻的女兵生出了一丝“相依为命”的感觉，这让他的铁石心肠一瞬间柔软了起来。然而仅仅是片刻，杨宁很快转向内部通信视频，声调毫无起伏地重复了一遍：“长江号汇报伤亡情况。”

“长江号损失A级随从舰一架，B级中型舰三架，小型战舰与侦缉舰个别机身略有损伤，不影响战斗与使用。”长江号的指挥官用力抹

了一把脸，脸皮涨得通红，脖颈上青筋跳起，喊话的时候近乎咆哮。

“好像这样，他就能从中汲取到一丝珍贵的勇气似的。”

“泰山号主舰动力系统受损，正在修复中，随从舰损失十架，B级中型舰……”

“楼兰号主舰完好……”

“澜沧号……”

“报告，隐形模式已经启动。”

“首长，防护监控已经启动至最高级别。”

“我军坐标为……”

杨宁静静地听着，二部从那样的炮火中闯出来，损失率居然被控制在20%以下，精锐尽存，在那种情况下，哪怕是借助不成熟的曲率驱动器，也算是个奇迹了。

“诸位。”良久，杨宁轻轻地吐出一口气，用一种十分平和的语气说，“在司令部缺席的情况下，总参处作为二部的最高权力机构，从现在开始对二部大小事宜直接负责，我希望诸位能理解并配合我们的工作。”

“楼兰号随从舰编为三队，轮流在三十个射程单位内巡视警戒，技术人员请根据舰艇损伤程度优先修整设备，主舰上设医疗点，请医疗兵各就各位，受伤人员经过登记后到主舰来接受救治。”

“第二项重点工作是，我军需要尽快修复对外通信，至少要获得一定程度的信息来源，我们不能在宇宙中这么摸瞎乱跑下去……”

“这个交给我去办吧。”耶西突然插话。

杨宁瞥了他一眼，挥手示意暂时关闭其他内部通信系统。

“您的身份，我通过某种渠道有一定了解。”杨宁对耶西的态度有些过分慎重，“但是现在我想代表地球问问您，如果联军真的全军

覆没，您是否会选择离开舰队？”

“小子，别拿你那套玩意儿来套我的话。”耶西阴阳怪气地冷笑了一声，粗声粗气地说，“我承诺过二十年，就一秒钟都不会少。”

耶西扭过脸，似乎不愿意和杨宁多做交谈，伸手一指傅落：“你，跟我走。”

傅落一愣。

“你们还没有逃出太阳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百个射程单位距离内应该有一些人类早年留下的废弃的远地通信站。”耶西勉强耐着性子解释说，“我要去看一看那些废铜烂铁还有没有挽救的可能。”

杨宁：“我可以派给你一队技术人员……”

“你是听不懂别人的话吗，小杨先生？”耶西打断他，“我说你们还没有逃离太阳系，敌人随时可能出现踹你的屁股，你打算让一群废物跟去，让我练习急救吗？”

废弃在这里的远地通信站，确实也说不上有多大的技术含量，毕竟，都是些老古董了……杨宁思量了片刻，转向傅落，微微一点头。

傅落立即会意，追了上去。

“等等。”杨宁突然叫住她。

傅落脚步顿住，回头望着他。

只见杨大校的眉间微微凝滞了一下，而后有些沉郁地说：“安全第一，通信……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再想办法。”而后，他仿佛觉得自己话音里有歧义，又欲盖弥彰地补充说，“诸位的命，从现在开始，就是地球的了——去吧。”

命是地球的，所以不轻生、不畏死。

而耻辱与悲伤，都是些太个人、太感情用事的滋味，如无必要，就不用提起了。

杨宁虽然没有明说，傅落却不明缘由地领悟了他的弦外之音。她在跃迁中微红的眼圈还没有干透，眼神却已然坚定了下来。



“是啊，谁让我是一个士兵呢。”傅落心里想着，冲他敬了个礼，脚跟轻轻一碰，而后头也不回地追上了耶西。

“我来开，熟悉古代的远地通信站吗？”见傅落摇头，耶西从驾驶舱里打开了一个放各种说明书的小橱柜，把里面的随舰阅读器取出来丢给她，“里面有很多空间器械的说明书，你去找找，以最快的速度给我熟悉起来，要是敢给我拖后腿，你就试试看。”

和耶西初次见面的时候，他轻佻而客气地叫她“小美女”；随着他们逐渐熟悉起来，耶西的称呼很快从“小美女”变成了连讥带讽的“女士”“女兵”“士兵”，再后来变成不客气的“那个丫头”“那个蠢丫头”……以及现在最常用的“喂”和“哎”，态度也越发简单、粗暴、不友好。

傅落本身的性格就有一点宠辱不惊，加上在模拟舱中已经被他虐待习惯了，对他的威胁丝毫不放在心上。她一句废话也没有，立刻系好安全带，心无旁骛地翻起了阅读器。他们逐渐驶离了孤独悬浮的舰队，以一种更渺小的存在，定位在一百个射程单位以外的废弃通信站，飞快地行驶而去。

耶西仿佛是为了应景，没有哼他古怪的童谣，转性般地吹起了一段日本和风民间小调，那调子幽玄枯涩，委婉中带着些许诡异，让小小的侦缉舰显得更加离群索居起来。

设定了目标坐标，耶西打开警戒屏，借着余光观察着傅落。

一个二十来岁、从小生活在和平年代里的小崽子，落到这样的境地，会是什么心情呢？耶西饶有兴致地想着，企图从傅落身上找出些让他心情愉快的惊慌和迷茫来。然而那姑娘始终一言不发，仿佛全身心地沉浸在了方寸大的阅读器里。

好半晌，耶西终于忍不住开口问：“你不害怕？”

傅落精力太集中，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对方是在和自己说话，